

天伦



在老家周边,母亲的菜园,是一垄垄在岁月里越耕越软、越种越深的土地——她种下的,何止是几畦青菜?

母亲没上过学,是个淳朴的家庭主妇。她的世界,总绕着那几块菜园子转。这一片是翠绿的芥菜,那一畦爬着嫩绿的丝瓜,边上还点缀着几株红彤彤的辣椒。春天有芥菜、空心菜,夏天有丝瓜、茄子,秋冬换种白菜、萝卜。她总爱蹲在菜畦边,轻轻拨弄菜叶。

那些年,我们兄妹四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母亲的菜园成了我们碗里最实在的

母亲的菜园

□陈建全

着落。天蒙蒙亮,她就提锄下地,露水打湿裤脚,泥土沾满双手。我常记得她挑水的模样——水桶在肩头微晃,身子却挺得笔直,一步一步从山脚挑到半山菜园。傍晚,她又从猪栏运肥,一筐筐农家肥细细撒在菜根旁。父亲闲时会帮着修补菜畦篱笆,或是帮挑水肥,两人活不多,脚步却总踩在一处节拍上。

后来,我们像种子一样散进城里。电话里,母亲总说菜园长得旺,从没提过她一个人浇水时,腰弯得更久了,只叮嘱我们多吃新鲜菜。

每个周末清晨,母亲早起来看菜园,琢磨着哪棵芥蓝留给大哥,哪根黄瓜留给我,哪棵萝卜炖汤给她外孙女吃,哪些可以寄给三弟。等我们拖家带口回老家,孩子们一下车就叽叽喳喳冲进菜地:小孙子认韭菜,

小外孙女摘茄子,孩子们调皮地在萝卜地里打滚。母亲跟在后头指点:“这根嫩,那棵甜,别踩着菜苗。”她弯腰帮小孙女摘够不着的番茄,刚拔的萝卜在衣角擦擦,掰一段塞进孩子嘴里:“尝尝,甜得很!”

父亲坐在老芒果树下劈柴,望着菜园里的热闹。孩子举着黄瓜跑过去献宝,他便放下柴刀,用粗糙的手摸摸孩子的小脑袋,眼角堆起皱纹。炊烟升起时,母亲在灶台前忙碌,刚摘的青菜洗净切好,热油下锅“刺啦”一声,满屋清香。

吃饭时,父母看着孙子们抢菜,那高兴劲儿像吃了蜂蜜。母亲往孩子们碗里夹菜:“多吃点,这都是放心菜。”父亲插一句:“你们奶奶老早就摘的,带着露水呢。”

如今,菜园早已不是当年换学费的“钱袋子”,而是母亲打理的“健康存折”。她总说:“外面的菜,农残多,咱家的连片黄叶子都没有。”

这两年,孩子上大学去了。我偶尔做饭时,会想起母亲蹲在菜畦拔草的背影。我曾在电话里说:“妈,别太累了。”她轻轻回:“不累,地是越耕越软的,心也是。”我才明白,她耕耘的何止是菜地?那是为我们预留的故乡,一方永不荒芜的心田。

如今我读懂了“健康存折”的珍贵。当我站在超市蔬菜架前,眼前总浮现母亲的双手——沾着泥,带着茧,却能把普通的菜籽,种成我们生命里最踏实的光景。

母亲从不说大道理,只是日复一日弯腰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……她的菜园,像山里人一锄一锄垒起的梯田不言语,却稳稳托住四季绿意,也托住了我们走出大岭山后的安稳日子。

“持家”这两个字,我是在母亲朝向泥土的那一弯腰里读懂的,她的菜园子,撑起的不只是餐桌上的清香,更是我们无论走多远,都能回来的念想。

诗语



(CFP 图)

燕尾脊

□蔡长兴

站在红砖白石的古厝下  
眺望,两只眼睛眯成蜗牛的那对触角  
细想,自你走后  
就没有闭过眼,月光下的落叶拂动  
似乎在默数着,你的归期  
一个屋顶的燕尾脊,总是淹没在秋风里  
为了被看见,整个村都长成了相同的模样  
它们时刻挺立的身姿,只为了  
第一眼,看见你回归的身影

食事



难忘的黄焖蹄筋

□陈佩丹

我不是资深饕餮,不太追求舌尖上的享受。除了有着妈妈味道的家常菜让人心动,其余的鲜少留下味蕾记忆。然而有一道菜例外,这道美食柔糯却不失弹性,滑嫩不失醇香,满足我对美食的极致想象,它就是“黄焖蹄筋”。

主要食材就是寻常的猪蹄筋,它富含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,有助于维持皮肤弹性与关节软骨健康。闽南人自有一套朴素的滋补理论,“吃啥补啥”,认为吃了弹韧的蹄筋能够令筋骨强健。

制作黄焖猪蹄筋所需的食材并不繁杂,一份质地柔软的猪蹄筋,些许干虾仁、数朵香菇,再加上新鲜的青菜即可。最关键的是火候控制得当,猪蹄筋冷水入锅,放入生姜、小葱,大火煮约十分钟,去

腥捞出后,放凉待用。这和其他食材焯水不同,蹄筋不易烂,需大火烹煮至半熟。

何谓黄焖?先加一勺油,蒜片炸香后放入蹄筋,炒至表面金黄增香,香菇和干虾仁入锅,放两勺料酒爆香出汁。注入些许清汤,煨焖入味至软糯,最后捞出搭配青菜摆盘即可。“黄焖”之法不仅保留了猪蹄筋原汁原味的口感,也保证足够入味。蹄筋尝起来质地嫩滑香软,在富有弹性的同时又容易咀嚼,汁浓味爽。

一盘热气腾腾的黄焖猪蹄筋上桌,一圈油绿的上海青,围绕着一团金黄发亮的蹄筋,点缀着数点黑褐色的香菇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令人食指大动。夹一段蹄筋,两头还会微微颤动,放入嘴里,轻轻咬一口,弹牙而不磨牙,柔糯而不软烂,恰到好处口感让人唇齿留香。

细细地品尝着,慢慢地咀嚼着,美好的往事悄悄浮上心头。十八年前,刚入职的我,在单位周末聚餐中难免有些局促。一旁的前辈看出这份不安,拨动转盘,将黄焖蹄筋停在我的面前,大大咧咧地招呼:“尝

尝,闽南的特色菜。”尽显泉州人的豪爽与热情。也许是第一次舌尖的邂逅,也许是人生地不熟时那温暖的话语,这道菜便收藏进自己的味蕾库,从此有了入乡随俗的熟悉感。我的成长蜕变,总少不了前辈的提携与指导。

那段时间因充满希望而充实,每一天幸福感爆棚,犹如黄焖蹄筋之醇香浓郁。十年之后,再次调入新单位,第一个前来关心的还是那位前辈,略显沧桑的他似乎多了一份从容,聊得最多的是生活琐事,叮嘱最多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,一如黄焖蹄筋的烟火味。

也许对于我来说,品尝泉州美食不仅是那份在地的烟火味,留香唇齿的是那份才下舌尖却上心头的情谊,那段人生旅途中风雨同舟的缘分。

悬空榕

□潘慧彬

撒了把碎金。气根还悬在半空,却抢先把新绿缀满墙沿。风一吹,嫩芽颤巍巍地舒展,没几天就成了翡翠般的新叶,层层叠叠地挡住了水泥墙。左侧那株更叫人惊叹:它几乎贴在墙皮上,气根大多没沾着土,却把新叶铺得更张扬。路过的阿婆踮脚看了看新叶:“这树啊,比我家孙儿长得还快。”

入夏,太阳把墙面晒得发烫,两株榕树却成了老房子的“绿伞”。右侧那株的树冠已遮了半面墙,深绿的叶片油亮得能映出蓝天,蝉虫趴在枝丫上鸣唱,翅膀震得叶尖轻轻晃。风穿过叶隙,把草木的清香吹给墙下摇蒲扇的老人,连聒噪的暑气都降了几分。暴雨来时最是惊心:狂风卷着雨珠砸向墙面,左侧的榕树枝干被吹

得打弯,气根像绷紧的缆绳,却始终没松劲。雨水顺着根须灌进墙缝,它反倒趁势抽了新枝。等雨停时,叶尖还挂着水珠,衬得绿意更鲜亮。

秋分过后,风裹着桂香,两株榕树的叶色更不一样了。右侧那株的叶色转成深墨绿,像被时光晕染的墨痕。放学的孩子蹲下来捡叶,指尖摩挲着叶脉:“这树的叶子,比书还好看。”左侧那株的叶片较绿,偶尔有叶子飘落,打着旋儿。气根愈发遒劲,悬在空中,那样子,分明写着“倔强”二字。傍晚的霞光漫过树冠,把叶尖镀成暖金,连斑

驳的水泥墙都温柔起来。

冬天来临,寒意浸了街巷,两株榕树却未显颓态。右侧那株叶色更深了些,风过时枝条轻晃,像在跟墙下的人们打招呼。左侧那株的气根已枯了几缕,却把仅有的绿意聚在顶端,灰褐色的枝丫衬着灰白的墙,就像一幅水墨画。偶尔下霜,枝丫裹了层细白,路过的人裹紧衣领,却忍不住多看两眼:这两株没沾过沃土,竟把冬的萧索,长成了生命的韧性。

年复一年,老房子的墙皮褪了色,两株榕树却把根扎得更深。它们在春日抽芽,夏里遮荫,秋里沉淀,冬里坚守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,却在墙缝的方寸里,把每一季都过成了生长的诗,像极了这座山城的日子,平凡,却带着勃勃的生机。



背影

“窗仔门”没关

□张贵霖

“窗仔门”在闽南语里即窗门的意思,我蓦然发觉窗仔门没关时,暮色已然沉沉坠下。窗扇被风推着,轻轻磕在石墙之上,反复发出轻微而固执的“吱呀”声。我急忙走过去,探头欲合上时,却不由顿住了:那窗框边缘处,早已被光阴磨蚀成柔和的圆弧,木质的颜色也褪成淡淡的灰白。

这扇窗,在祖母心中,似乎关乎整个家宅的安宁。每次傍晚,当夕阳将最后一点暖意尽数收回,祖母便会开始巡视各屋的窗仔门。她踏着细碎步子,一间间屋子走过,一路推推拉拉,仔细查验每一扇窗门是否关牢,销锁是否严实入扣。祖母的目光在窗格间逡巡,细察每道缝隙,神情专注得如同在检视一件件稀世珍宝。

然而,在我少时懵懂的记忆里,窗门关

严与否,实在难察觉其中差异。只记得那些夏夜,窗门若闭得严实,屋内便闷热难当,我辗转反侧,汗水浸湿枕席,睡不安稳。但祖母固执地认定,窗门紧闭方是家宅安全的铁律——仿佛窗门之外,自有无数窥伺的眼睛,唯有关严了这扇窗,才能将一切未知的威胁与危险拒于门外。

每逢台风天,那窗门便显出另一番惊心动魄的狰狞模样。窗外风声如群兽狂吼,雨点密集敲击在窗上,发出令人心悸的噼啪声,窗框簌簌震颤不已,似乎随时将要崩裂开来。祖母急得脸色发白,忙不迭用布条缠紧窗框,又指挥父亲和我抬来桌子顶住窗门。我们一家老小,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忙乱着,拼尽力气抵抗着窗外狂暴的肆虐,门窗此时成了抵御狂风骤雨的堡垒。

年岁渐长,我方才渐渐明白,祖母对于关窗的执念,或许并非全为防贼防盗,更源于一种深植于内心的忧虑和不安,窗户便是她能掌控与守护的一道边界——窗门关上了,仿佛一切纷扰与威胁也被暂时隔绝在外。

后来,祖母一日日老去,她已无力再逐一巡视窗仔门了。然而我常常发现,她枯坐于窗前,目光久久停驻在窗棂之间,像在点数着流年。

祖母走后,窗仔门便常常在我不知不觉间,悄然敞开了。起初我尚不习惯,每每发现后会匆匆关上,如同祖母当年一般。然而日子久了,我竟也渐渐习惯这扇窗的敞开了。

辗转难眠,我便索性起身,任窗门敞开,



人和人相处,敬于才华,合于性格,久于善良,终于人品。



一个人一座桥

□郑剑文

独立顺济桥头,看晋江水逶迤东去,此时涨海声响,我想起了一个人,还有这座桥与万国商的往事。

邹应龙,南宋嘉定年间泉州郡守,顺济桥的倡建者。顺济桥,横跨晋江之上,桥建成之后,德济门外有“画坊八十”,云集“市井十洲人”,其时“四海舶商、诸蕃琛贡,皆于是乎集”,涨海声中,樯帆簇拥,万商云集,俨然是一卷宋元时期闽南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如果时间是条河流,那么横跨在晋江之上的顺济桥就是岁月的书签,夹在时光的褶皱里,标记着这座东方大港的高光时刻。我知道,顺济桥自跨江而过的那一刻起,便一直伴着如歌涛声。

晋江在德济门外的那一段又称涌江,它“横贯二里许,下通两粤,上达江浙,实海国之冲衢,江城之险要也”。明代方志学家何乔远在《闽书》中记载:“顺济桥旧以舟渡,宋嘉定四年(1211),郡守邹应龙造石桥,长一百五十丈余,翼以扶栏。”顺济桥横跨涌江,是宋时古城泉州南门外的唯一桥梁,因临近顺济宫而得名顺济桥。泉州古称温陵,彼时“温陵大邦,甲于闽郡,蕃汉杂居”,城里“朱门华屋,钿车宝马相望”,商旅往来不绝,成为中国最大的海上贸易港口。

邹应龙任泉州郡守时,正是泉州海上贸易的兴盛时期。然而,一条江河阻隔了南来北往的商旅,运载货物只能依靠舟楫摆渡。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邹应龙于是萌生了建桥的想法,而建桥资金自然成了第一难题。南宋时,泉州城南有一片蕃商聚居区,“诸蕃有黑白二种,皆居泉州,号蕃人巷”。以致沿江上下,十里繁华,“廛肆杂四方之俗”。这些居泉蕃商,不乏热心公益者,邹应龙便想利用蕃商集资来筹资建桥,让两岸商民从此不再受舟楫之苦。他惩治奸商恶霸,维护市场秩序,颇为商民称道,故邹知府一呼百应,商民纷纷慷慨解囊,一年之后,这座以“贾胡簿录之资”建的桥梁终于横跨在晋江之上。

邹应龙在泉州任职不过两年,政绩斐然。他不仅在府文庙增建六经阁,还拨款在安海镇修建石井书院,让朱熹的季子、时任泉州通判的朱在“共董其事”。在建石井书院期间,邹应龙应是多次造访安平城,走过安平桥,这或许促成了他筹建顺济桥的愿望。

在泰宁,邹应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,当地流传“隔河两状元,一门四进士”的俗语,说的就是金溪两岸出了叶祖洽与邹应龙两位状元。不久前,我漫步在泰宁古城外的金溪之畔,如今古城仅存一古城门“昼锦门”。我突然发觉,泰宁的金溪、昼锦门、古桥构成的风景,与泉州的晋江、德济门、顺济桥构成的画面何其相似!或许,邹应龙站在顺济桥畔也有回归故里的感觉吧!

清代泉州知府怀荫甫曾盛赞邹应龙建桥之功:“自斯桥成,而肩摩踵接,直蹶风涛于足下,而恬然不知,厥功伟矣!”800多年来,顺济桥沟通着八方商旅,在海潮涨落之间,各种香料药材、茶叶瓷器、布匹绸缎、奇珍异宝聚集于此,旁边的那条古街因此得了个贵气的名字“聚宝街”。

晋江水依然潮涨潮落,顺济古桥因风涛摧残成了“断桥”,但仍顽强地守望这座世遗之城,犹如在缅怀一段久远的时光。是的,那残存的几座桥墩仍可站成一道风景,让人们去追忆那个建桥的人,以及涨海声中那万国商的辉煌过往。



趣话“冷不丁”

你在生活中说过“冷不丁”吗?“冷不丁”在如今是表达“突然”的意思,比如“冷不丁拍了他一下”等。

其实,“冷不丁”的祖先叫“冷丁丁”。“冷丁丁”一词在元朝就有了。元曲《水仙子》中写道:“冷丁丁总是空,簌湘帘罩雪重重……”这里的“冷丁丁”是“很冷”的意思。“冷丁丁”本来是一种对冷的生动化表达。不过,在世界各国语言中,表示寒冷意义的词经常会有“突然”的意思。比如汉语中古老的“冷箭”一词指突然飞出的暗箭;英语中的“cold call”指突然打来的推销电话……作为“冷”的生动化形式,“冷丁丁”也有了“很突然”的义项。

明朝,“突然”义的“冷丁丁”演变成了“冷急丁”,到近代又变成“冷不丁”。